

菊池澹如傳

春山 小山朝弘撰

菊池澹如。名教中。字介石。通稱孝兵衛。澹如其號。下野宇都宮人。家世商賈。資財饒裕。置支店於各處。而在江戶元濱街者最大。澹如居焉。澹如幼而穎悟。善書。又嗜詩畫。多蓄古人名蹟。若張東海王覺斯之丈幅。吳仲圭之橫卷。王耕烟之畫帖。是其尤珍愛者。澹如俯仰其閒。潛心臨摹。年僅弱冠。其所造優入能品。爲人瀟灑。不設畛域。賓客滿坐。詩酒談笑。毫無倦色。然自奉儉朴。余屢過訪對飲。其常用饌具。概漆器之麤者。其不奢於無用。率此類也。天資忠厚。憫窮乏。恤孤獨。如飢渴之於飲食。嘗在宇都宮。夜率一僕。潛窺貧戶。投金去。人不知其爲誰焉。嘉永癸丑。以後。國家多故。幕府失政。澹如以爲世變不可測。宜闢田圃。植桑麻。以爲子孫之計。乃相下野絹川沿岸岡本桑嶋兩村荒蕪地。芟荆棘。疏溝洫。移窮氓。給與糧食及農具。起業於安政乙卯。竣工於文久辛酉。得良田二百八十町。得民家五十四戶。得人三百三十七口。宇都宮侯戶田氏賞其功。擢列士籍。班亞用人。子慧吉尙幼。乃選家隸管理店事。而自歸宇都宮。然亦不敢疏視舊業。已時監督之。家道益贏。

人數都下豪商則必屈指於佐野屋。佐野屋者其店舖之號也。或傳其族出自肥後菊池氏。然家無舊記可徵焉。澹如不肯假名族文家系。而其志向則常有感發乎正觀公之風云。迨安政萬延之際。國事益難。皇上宸憂。戒敕幕府。幕府依違不從。澹如慷慨與姊夫大橋訥菴謀。遣人於京師竊察動靜。當是時。四方有志之士。慕澹如重義輕財。倚賴者甚多。澹如善容之。所費數千金。而居止閑雅。書畫自娛。如與世相遺者。雖家人不知其有密謀也。文久壬戌正月。平山兵介(穆細谷忠齋者)等刺閣老安藤氏於坂下門外。責其背德敕旨也。岡田眞吾等亦將建言一橋德川氏以矯正國政。事皆連及澹如。訥菴俱繫於刑獄。禍實不測。六月朝廷遣大原三位公(重德)於幕府。釐革庶政。舉能斥邪。大行黜陟。海內翕然。望維新之治。七月幕府出澹如於獄。移之本藩邸內。亡幾患暴瀉。病勢峻劇。僅一夜而歿。年三十五。以未遭放免。權厝不爲葬。尋有敕爲國事罹戾者悉赦。於是。以禮葬之。慧吉已長。以女兄妻同族政隆。政隆恪謹。輔導慧吉。不墜家聲。亦與余親善。

无悶子曰。古人云。富不如貧。澹如以商賈。慷慨憂國。以身殉焉。正氣凜凜。比之古義烈之士。而不愧也。癸丑以後。致身殉國者。或列祀典。或蒙褒卹。伸冤屈於泉壤。達芳名於九重者。何限。而澹如獨不蒙褒祀之典。無復稱其名焉。儻使之貧困乎。

寡婦孤兒泣於塗。朋友故舊告愬於官。其名必顯乎世矣。由是觀之。信哉富之不
如貧也。余故人也。哀其如此。故爲立傳。以俟史官之採錄。

藤野海南曰。澹如出于商賈。慷慨憂國。重義輕財。而從容閑雅。不出於馳聲釣
譽之舉。其人如是。而身寃死。名不顯。最可痛惜。幸有知己如春山。佳傳一出。萬
世不朽。余亦叨史官。謹錄以備史料。

三島中洲曰。先師山田方谷。與進祥山書牘。載勸慕老。雪藤森弘庵寃。出大橋
訥菴等于獄。修賴三樹毀碑等之事。澹如實與訥菴速及同獄。亦蒙方谷暗援
者。此傳而爲史家所採。不獨澹如瞑目。方谷亦應慰于泉下。

蒲生襲亭曰。叙事精鍊。贊亦慷慨惋惜。有太史公之遺風。

薄井小蓮曰。澹如父淡雅翁爲人仁慈。以陰德積善爲樂。又篤好筆札。長書畫
鑒識。已非尋常賈人。澹如好尙亦由家訓也。而慷慨憂國。則發于其至性者。畢
生本領在于斯焉。此篇首叙好書畫志博濟。而及中年志業。末以殉國繳收。并
并有條秩然不紊。于澹如生涯毫髮無遺恨。余亦嘗知澹如。故讀之益覺斯文
之妙。澹如得之亦可以無憾矣。(春山樓文選卷下)